

「三界唯心」的科幻解讀

釋如石

一、前言

法眼文益禪師的門人德韶，悟道後作了一首詩偈：「通玄峰頂，不是人間。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。」文益見偈大為讚賞，隨即說道：「即此一偈，可起吾宗。」此偈的末後兩句——「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」，頗富詩意地傳達了大乘「三界唯心」的核心教旨。其中的不傳之秘，若能親切洞達，不妨學他無事道人，隨緣消舊業去。如果理會不了，恐怕就難免如下文葛藤一番了。

二、兩件弔詭醫案的疑情

神經科醫師 O. Sacks 在著作中談到一則弔詭的醫案：一個失明四十五年的維吉，經過手術，終於奇蹟似地重見光明。然而他卻告訴醫師說：在初見光明的那一刻，他完全不瞭解自己看見了什麼。他看見光、動作和顏色完全混雜在一起，但都毫無意義。後來在一片混沌中，他聽見一個「怎麼樣」的聲音傳來，那時他才明瞭，這片光與陰影的混合景像，竟然是一張臉——主治大夫的臉。¹

不幸的是，有了視覺以後，維吉的世界開始出現大逆轉。從前用摸的，他可以輕易分出貓與狗；如今用看的，卻總是難以辨認。他沒有空間感，也沒距離感，圖片上的一切對他毫無意義；² 原本駕輕就熟的世界，一夕間突然瓦解了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Sacks 醫師解釋道：

每天一早，我們張開眼睛所看到的世界，其實是我們窮一生學習去看的世界。世界並非就這樣映送眼前，而是我們透過不斷的經驗、分類、記憶與連結而創造出來的。然而維吉張開眼睛的時候，已經失明了四十五年——他的視覺經驗只比初生嬰兒多一點，而即使那一點經驗也早已忘卻——他沒有視覺記憶來協助他看懂東西，沒有一個經驗世界與意義世界等著他。他是看見了，但看見的東西卻沒有連貫性，不具任何意義。³

類似維吉「重見光明」的弔詭醫案，1958年12月，在英國伯明罕皇家眼科醫院也曾發生過。出生十個月就因病失明的 SB，手術前是個

快樂的盲人。他靠著觸覺和聽覺逐漸建立起對外界的認知模式，在這個模式裡他生活得還不錯；然而一旦加入視覺來重新認識這個世界時，他便陷入了「辨識不能」的困境，幾乎任何事物都要「摸過才算看見」。因此術後一年的 SB，雖已擁有正常的基本視力，卻仍認不出個別的面孔或臉上的表情，也無法瞭解眼前的景象是一條河、河水與橋樑。最後在極度憂鬱的情況下，終於不幸逝世了。⁴

從佛教哲理的角度來看，這兩個醫案似乎顯示：外在世界是存在的，因為術後的維吉和 SB 的確和常人一般「看見了」。然而，看見的東西只呈現「光與影的混合景像」，或「一片模糊」，對他們而言，沒有連貫性，也不具任何意義。這種玄奇的境況該如何去理解呢？

三、中觀宗義與神經學的綜合解析

根據中觀自續派以下各宗（唯識宗除外）的看法，一般人以正常的根識去緣取外境時，無論是從「所現境」、還是從「所執境」的角度來看，都是沒有任何錯誤的。既然是正確的認知，當根識緣境時，應該「於境自相如實而取」，境上有什麼就看到什麼，一覽無遺；既看見瓶子等事物——「所執境」，也連帶看見瓶子等外物客觀存在的自相——「所現境」。⁵ 根據這樣的宗義，雙眼復明的維吉和 SB 應該既看見境物，同時也見到境物客觀地存在。然而，他倆所見的東西卻「毫無意義」。從「所執境」方面來看，這表示他們見到的東西，還不足以成為正常根識所能認識的現象。既然不是認知的對象，即便「有」所見，也等同於「無」。

那麼他們兩人見到的東西會是什麼呢？

從神經或認知科學的立場來看，常人打從一出生，就開始藉著視覺建立起形狀、界限、物體與場景等視覺概念，並由此逐漸發展出一個龐大、複雜且駕輕就熟的認知系統，去理解、適應人類生存的環境。而一般人所理解的這個世界，也就是世人共同經驗而且有共識的

世俗諦——「世間共許」的現象。當維吉和 SB 繃帶被拆下的那一刻，光線射入眼睛，在網膜上產生了一個感官層次的「模糊」影像。但接下來，由於缺乏視覺記憶協助的緣故，所見的「模糊」影像便不能如常人一般，被大腦做進一步的「篩選」和「安名」等加工處理，然後整合成意識認得的「草」或「樹」等概念。所以它們對維吉來說，是沒有連貫性、不具任何意義的，只能被眼睛看見，卻無法被意識辨識，⁶ 必須藉助其他聽覺和觸覺等慣用的認知系統，才能加以辨認。

四、「唯名假立」與大腦的建構

從另一個「所現境」的角度來看，「所見不具意義」似乎也進一步表明，外境是沒有自相的、或非客觀方面存在的。如果我們認識的這個世界是憑它自身條件——「自性、自相」客觀存在的話，那麼維吉和 SB 復明之後，應該一眼就可看懂事物，不至於會因缺乏視覺記憶、概念等建構，而陷入「辨識不能」的認知困境。所以，這兩個例證應該有利於「諸法名言中亦無自相」的應成派主張。

既然境物原本沒有自相，何以看起來會顯得有自相呢？

應成中觀師認為，這是因為根識受到無明染污，所以在見境的同時，也連帶產生了「自性存在」的錯覺，以至於看到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，而實際有的東西卻被看成另一個樣子。除了現證空性、沒有無明染污的無二智之外，⁷ 其餘的一切現識都會顯現有自相的錯覺。⁸ 不過這樣的錯覺，似乎加行道的禪者就有能力略見端倪了。例如泰國高僧阿姜查有一次依定起觀，不斷地省察自心，終於有所了悟。他說：

我可以看到我的心和它的對象是分開的……心和聲完全沒有牽連……我看到是什麼將主題和對象牽繫在一起的，而一旦牽連破滅時，真實的平靜便會顯露了。在那個時候，我的心對其他事物都不感興趣。⁹

所謂「牽連」，應該是妄心的分別。如果妄心不生，「牽連破滅」，「心處無境，境處無心」¹⁰，心寂境如，「真實的平靜便顯露了」。雪巖欽禪師自述悟境時，也說：「森羅萬象、眼見耳聞、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，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真性中流出。」¹¹ 他彷彿可以清楚照見妄心的「牽連」，也就是虛妄分別生起

並向外投射——「流出」的過程。

關於這方面的認知識題，目前多數神經科學家的共識是：確實有一個世界在那裡，然後擁有不同大腦的動物，各自將這個世界做了不同的解讀；不過都是對同一物件做大同小異的描繪而已。所謂「同一物件」，指的就是同一個物質實相的基本層次。¹² 這種看法類似經部行自續派的主張；因為其中由業所生的大腦——心識器官（意根）對這個世界的見解或建構，相當於中觀宗所說的「由分別心假名安立」，而安名所依的世界，則是可以化約為實質的基本成分——類似經部行自續派認同的有分極微，也就是「有自相」的意思。

儘管如此，有少數非主流的神經學家仍堅持另類的看法。他們主張，這個世界是依照人類過去的經歷、未來的預期、身體的結構方式，以及可能發展的狀況動態建構而成的；換句話說，這個世界的圖像和某一特定的大腦或「人」，根本分不開。因此，認為有一個世界「客觀」存在在那裡的想法，其實是頗值懷疑的。名神經學家 R. B. Livingston，甚至把「那全然發生在腦內的，視為發生在外界的事物」的假設，稱為「現象謬誤」（phenomenal fallacy），¹³ 十足無明錯覺的意味。這個想法比較接近應成派如下的觀點：外面的世界儘管存在，卻不堪作進一步的分析；如果認真追究下去，終無所得。所以，外境只能是「唯名假立」地存在而已——唯有藉著概念的設定才存在。當然，這樣的甚深見不僅應成派的論師才有，明心見性的禪和子也能悟出同樣的法理，只不過表達上比較簡略而已。例如阿姜查就曾說：「外相是被認定而存在的」、「它們並不真的依照我們所設定的樣子存在，它們只是世俗的心」。¹⁴

五、心識非實——腦與世間相依

如前所說，應成派和某些神經學家原則上同意，沒有實質的客觀世界存在。那麼，在大腦內部負責認知的要角——神經元，是否也和唯識宗所主張的「心識」一般實有？或者是和外境一樣缺乏實質呢？

著名的認知科學教授 F. J. Varela 表示：在實驗中，我們可以透過某些操控，來影響所見的世界；而這種對知覺的操控，既可來自外界，也可來自內部。如果內心或外境是實有的，那麼知覺世界絕對不

可能受內、外操控的影響而改變。所以唯一真正的結論是，無論在內心或外境，都找不到實體。總之，這個世界及其知覺是一種互賴關係，一種我們所理解的世界與大腦間的互相依賴；這兩者因緣和合而顯現出世間萬象。依據這樣的科學推論，我們更接近了應成派的觀點。¹⁵

六、萬法顯現「以心為主」

原則地說，佛教是偏重「心」的；大乘經論更處處強調「三界唯心」。對此，唯識宗主張：外境本身並不存在，純粹由內心所變現。然而，應成中觀派卻認為，外境是存在的；不過不是以經部行自續派所說「有自相」的方式客觀存在，而是純粹由「分別心假名安立」，或概念指定的方式存在。因此，當應成派說「萬法唯心」時，它只表示萬法的顯現「以心的分別為主」，並不否認有外境；¹⁶ 而能分別的「心」，當然也不是實有的。其中「心的分別」，若能善巧藉助神經學「腦的建構」等理念來作輔助性的詮釋，相信對有科學背景的人來說，應該可以理解得更加透徹。

然而，見解歸見解，能否落實禪觀、轉成道用才是重點。對禪宗來說，既然「三界唯心」，心亦非實，上根利智者索性直下無心，「無事於心，無心於事」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悟性稍弱者，直接「諦看心」，¹⁷ 也能漸次「悟解法相，心得明淨」。等而下之者，當然就必須次第由止起觀了。不過無論是頓是漸，洞明「唯心」之旨總是關鍵；唯獨徹悟「不是幡動、風動，是仁者心動」，而休歇戲論妄心的造作，三界生死才有轉圜的餘地。

- 6 例如 SB 總會為視覺影像的形狀變化多端而嘖嘖稱奇，頗有「瞎子摸象」的感覺：「他會望著立燈的柱子，在它周圍走一圈，再從不同角度細細觀察，心中納悶它為什麼看起來那麼不同，卻又是同一個東西」（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，頁 199 - 200）。
- 7 阿姜查見道時，的確如月稱《入中論》（卷 2）所說，只見勝義諦——空性，不見世俗諦：「整個世界分裂開來——土地、小草、樹木、山岳、人類，都只是空的，什麼也沒剩」（《靜止的流水》，收入如石《阿姜查語錄之道次第輯要與禪宗會通》，頁 297，休休，2013）。
- 8 以上一段有關應成見的敘述，參見《覺燈日光》，頁 190 - 192、244、245。
- 9 《阿姜查語錄之道次第輯要與禪宗會通》，頁 267。
- 10 法融《心銘》，T 51，457 下。
- 11 《禪關策進》，T 48，1100 中。
- 12 海華與瓦瑞拉編《揭開心智的奧秘》，頁 333、342，眾生文化，1996。
- 13 前引書，頁 334。
- 14 分別參見《靜止的流水》、《森林裡的一棵樹》，收入《阿姜查語錄之道次第輯要與禪宗會通》，頁 277。
- 15 《揭開心智的奧秘》，頁 344、345。
- 16 參見月稱《入中論》（宗喀巴《入中論善顯密意疏》，頁 285，法爾，1991）。
- 17 道信《入道安心要方便》，T 85，287 中。

- 1 Sacks 在書中還引述了另一個類似的醫案：SB 繃帶拆掉的那一刻……他聽見前方傳來一個聲音，然後聲音有轉向一邊；他轉向聲音的來源，看見一片「模糊」，他才明瞭那一定是張臉孔（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，頁 154，天下文化，2004）。
- 2 前引書，頁 162 - 164、172。
- 3 前引書，頁 155。
- 4 前引書，頁 171、172、175、176。維吉割除白內障後不到一年半，又「幸運地」再度失明，讓他脫離多數「重見光明」者難以避免的悲慘生活，重新回到過去靠知覺建構的親密與專注的世界（頁 192、196）。
- 5 本段內容，參考達賴喇嘛對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的講解——《覺燈日光》冊三，頁 189 - 192，商周，2012。

《阿姜查語錄之道次第輯要與禪宗會通》，頁 267。

園

第 294 期 2014 年 3 月出刊

第 294 期 2014 年 3 月出刊

第 294 期 2014 年 3 月出刊

第 294 期 2014 年 3 月出刊

第 294 期要目

「三界唯心」的科幻解讀
釋尊時期僧團的建立略探
法藏敦煌藏文寫卷 P. T. 980 考釋

